



记忆中那些年的风，总带着些说不清的味道，混着田埂上的青草气，和不远处工地扬起的尘土，飘在我们家那片城乡接合部的上空。

那时的天，总爱起雾。清晨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雾就漫进院子，裹着院角那棵老槐树的影子，也裹着巷子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。我踩着露水追一只花斑蝶，蝶翅一闪，就隐进了雾里，像捉迷藏似的。巷两旁的房子，一半是青砖黛瓦的老屋，墙根爬着青苔；一半是刚砌起来的红砖小楼，水泥味儿还没散尽。拆迁的红漆字，已经歪歪扭扭地刷在了面墙上，像一道醒目、却又说不明的记号。

父亲的肩膀，是我童年最坚实的坐标。他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肩上扛着沉甸甸的工具箱，步子迈得又稳又快。雾大的清晨，他的背影在雾里慢慢变浅，我扒着门框喊“爸”，他回头挥挥手，声音穿过雾气传过来：“在家听话。”母亲的手，也是有力的，她能端一大盆衣服搓得哗哗响，也能把沉重的煤球搬上灶台，额角的汗珠滚落，砸在水泥地上，很快就没了痕迹。他们的脊背是挺直的，像屋后那两棵白杨树，可在夜里，我听见他们低声说话，说的是拆迁款、是新住处、是我明年的学费。那些话，像雾一样，飘进我的耳朵里，却又抓不住，只留下一点模糊的重量。

我的安全感，也像这雾里的光，若有若无。

白天，我和伙伴们疯跑。我们在老屋的断墙上跳格子，在新楼脚手架下躲猫猫，把捡到的玻璃球埋在槐树下，等着明天再挖出来。父亲下班回来，会把我举到肩头，坐在那宽厚的肩膀上，能越过雾霭，看见远处越来越多的塔吊，像一



雾里的红砖巷

□于春晓

个个沉默的巨人。风拂过我的脸，我闻到父亲身上的汗水味，混着机油和泥土的气息，那是让我心安的味道。可到了傍晚，看着夕阳把拆迁的红漆字染得通红，心里又会泛起说不清的慌。大人们说，这里很快就要变成大马路、变成高楼了。那我们的老槐树呢？我们埋玻璃球的地方呢？我不知道。

母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以后啊，咱住楼上，有自来水，有电灯，不用再烧煤球了。”我点点头，脑袋里却没什么概念。高楼是什么样子的？是不是像积木一样，叠得很高很高？住在里面，还能听见蛙鸣吗？还能追着蝴蝶跑吗？那些疑问，像雾一样，朦朦胧胧地飘在心头，没有答案。

父母的脚步，渐渐变得匆忙。他们要去丈量房子，要去和拆迁办的人交涉，要去看远处的新楼盘。我跟着他们去过一

次，那片地方还是一片荒地，只有几个孤零零的样板房。风穿过空荡荡的屋子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父亲站在窗边，望着远处的塔吊，眉头皱着，母亲挽着他的胳膊，轻声说着什么。阳光落在他们的肩膀上，我忽然觉得，那肩膀上扛着的，不只是工具箱和煤球，还有一个家的重量，很重很重。

我依旧在雾里奔跑，只是跑得更远了。我跑到田埂边，看最后一块稻田慢慢被推平；我跑到工地旁，看钢筋和水泥一天天堆起来。蝴蝶还是很多，只是它们的身影，越来越容易被高楼的影子遮住。

终于，在一个雾特别大的清晨，我们搬家了。

老槐树的影子，被留在了雾里。父亲扛着最重的箱子，母亲牵着我的手，我们一步步走出那条红砖巷。身后的老屋，渐渐被雾吞没，像一场醒不来的梦。

坐在搬家的卡车上，我望着窗外。雾慢慢散了，太阳升起来，照在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上，闪着刺眼的光。父亲的肩膀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结实，母亲的手依旧温暖。我靠在母亲的怀里，心里依旧是朦朦胧胧的，有慌、有怕，却又藏着一点说不清的期待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。那条红砖巷，早已变成了宽阔的马路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我再也找不到那棵老槐树，找不到埋玻璃球的地方。可每当起雾的清晨，我总能想起童年的风，想起父亲的肩膀、母亲的手，想起那些雾里的时光，朦朦胧胧的，像一首没写完的诗。

那些时光里的安全感，那些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，也像雾一样，轻轻的、淡淡的，却一直留在心里，从未散去。（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作协会员）



消失的重庆2路电车，给我留下了很多记忆——有惊险，也有意外。至今，这些往事仍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，我从单位下班，在沙坪坝乘2路电车回家。电车在石油路站上下客后，继续朝大坪行驶。我站在车厢中部，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呵斥声。“肯定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心想。

当时，车厢里全是乘客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我慢慢向前挪动。我侧身，脚劲，一点点朝前挤。来到事发处，我看到一个大汉，双手正牢牢抓住

2路电车上的往事

□张华

一个小个子年轻人。小个子站在靠窗处，正使出浑身解数往车窗外钻，看架势是要跳窗。这时，我才发现大汉是刑警队反扒民警周渝民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是下班后回大坪的家。周渝民看见是我，大声喊：“快，这崽儿是个贼。”

我分开乘客，快速挤过去，用双手死死抓住小个子的左手，用力将他的胳膊扭向后背。周渝民则快速抓住他的右手。我俩联手，力量倍增。

小个子的双手被扭到背后，嘴里不停发出嚎叫：“唉哟，唉哟，大哥饶了我吧！”

周渝民大声说：“你崽儿别狡辩了！”

周渝民用力掰开小个子的拳头，从里面拿出一卷钱，递给我：“张华，你先拿着。”

我将钱拿在手里，用眼瞟了下，发现全是“大团结”，用橡皮筋捆着。周渝民抽出小个子的皮带，将其双手，从背后捆住。车上乘客发出一阵叫好声。

事后，周渝民告诉我，那个年轻人涉

嫌盗窃被逮捕了。还说，被偷乘客非常感谢我们，“那钱是她向亲朋好友借的，共有300多元，是她母亲用来动手术的救命钱……多亏了我们，谢谢你们！”

有一年夏天傍晚，沙坪坝2路电车站，我被拥挤的人流推上车。浑然不知，身上的一串钥匙，丢了。到大坪站才发现。我赶紧到电话亭，给值班民警冉佳打电话，请他帮忙找找。

钥匙丢了，家进不去不说，连办公室也进不去，还有材料急需处理，非常老火！

翌日，我早早从床上爬起，穿好衣服匆忙出门。我挤上人满为患的2路电车。电车开得快，但我希望再开快点，早点找到丢失的钥匙。

早晨8点过，电车在沙坪坝终点站停住。我走下电车，一个亮晶晶的小东西映入眼帘。我弯腰捡起，发现是枚金戒指。我心想，弄丢戒指的人，一定很着

急，就像丢了钥匙的我一样。

我把金戒指交给单位处理，然后加快脚步朝办公室走去。此时，冉佳正在办公室门口等我，我的钥匙找到了。他说：“有位乘客捡到了，交给了2路电车站调度室。”

我高兴坏了，连说了几声“谢谢”。

耗儿是我儿时的玩伴，他的顽皮是出了名的。放寒假的一天下午，我与耗儿在坝子玩，转眼不见了他。突然，从大坪2路电车站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。我顺着声音望去，发现2路电车后面吊着个“小不点”。电车驾驶员听到喊声，将车停下，大家七手八脚，将那个“小不点”，从电车后面取下。

我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是耗儿。他的膝盖已经磨破，鲜红的血迹溢出，要不是裤子穿得厚，骨头也要遭。耗儿一脸惊恐，还没回过神。

“当时，我都吓蒙了，因为要死了。”二十多年后，我在磁器口碰到他，他讲起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一脸惭愧和后怕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）

几年前，老刘值守公厕时，丰都老乡嬉笑着给他取了个绰号——“所长”。没几天，这个叫法在周围传开，大家都跟着这样叫。而我始终改不过口，一是觉得他年龄比我大，二是对他这种职业很尊重。平日与他相遇，我依旧喊他“老刘”。

老刘所在的公厕在学田湾正街，与我们商场门挨门，仅隔一堵墙。

清晨是学田湾的人流高峰期，内急跑厕所的人自然也多，厕所门前经常排长队。有人慌了急得跺脚，冲着旁边大声疾呼：“所长，我受不了，咋办？”“我有啥子办法，这边人多，只有等着。”笑嘻嘻的老刘嚷着，见很久没有人出来，便扯开嗓子喊：“里面的快点，外面还等着这么多人。”我走过去，他瞟我一眼，见是熟人，摇头直言：“你离得近，先回去忙自己的，等有了空位，我叫你。”

街上有人羡慕老刘，说他这工作轻松，还说老刘是通过关系找到这工作的。针对流言蜚语，他无暇搭理，仍旧把厕所打理得干净、明亮，所以他这儿的“生意”也比附近几个公厕好。上厕所的人群中，偶尔也有一些出格的行为，比如男的叼住香烟赖在里面，悠哉地吐烟圈

“所长”老刘

□程华照

过烟瘾；女士在里面刷抖音追剧。遇到这种不自觉的，老刘一般会耐住性子好言相劝：“旁边还有好几个厕所，又大又不打挤，你们可去那里上。”

一天早晨，一位胖老头进去半小时也不见动静，引起了老刘的注意。他跑进去，见中间那间门紧闭，用指头叩问：“厕所有人吗？”没有回应，他贴近耳朵听，知道出事了，赶紧去管理室抓来一把高凳子踩上去，手伸进隔板把门打开。老人被他搀扶出来，浑身冒虚汗，嘴里吐着白沫。我赶紧从摊位端来躺椅，放在走廊通风处让老人坐下，正要墙上风扇对准老人，不料被老刘大声喝住。他从身后取出一把蒲扇，不疾不徐地给老人扇起来。

“老人家，咋了？”我俯下身询问。老人耷拉着头，气无力地说：“心慌，全身无力，气往下落。”老刘听后恍然，细声告诉我，“有基础疾病的老人，早晨有时会现低血糖。”老刘说完，拿出手机，向队

长汇报情况。我也快速买来一瓶可乐，递向老人嘴边。

楼梯间的小屋，门口有条过道与厕所相接，晒不到太阳淋不着雨，便成了环卫工的休息处。环卫队长忙不过时，就把这班人交给老刘代管，让他帮忙签到、安排工作。老刘和这群人处得特别和谐，大家开口闭口都喊老刘“所长”，时间久了，还真有人以为老刘就是这帮环卫工的领导。

一天，雨中一对中年夫妻撑着伞，提着水果径直走来，见穿环卫衣的人开口便问：“谁是守厕所的？”正在擦洗洗手台的老刘，丢下毛巾应道：“我是，有啥子事？”“前不久，我父亲在这儿发病，多亏了你们帮忙，今天特意过来感谢。”话落，将水果递过来。老刘愣住，怎么也不肯收，嘴里还是那句话：“我是守厕所的，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春节长假后上班，见一位衣着工作服、嘴抹口红的妇女，正在打扫厕所卫生，我愣了一下，上去询问：“大姐，老刘呢？”对方见我一本正经的模样，认真地回答：“我刚来上班，你问的是哪个老刘，他叫啥子名字嘛？”我低下头说不出话，与老刘相处这么多年，整天左一声“老

刘”、右一声“老刘”地叫着，竟然不知道他叫啥名字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老刘。有人说他儿子结婚回老家帮忙了，也有人说他去外地打工挣大钱了。渐渐地，不再有人提及老刘，不过我每次路过那儿，总会想起那个满脸笑嘻嘻的热心肠老刘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